

《西廂記》「三復情節」釋例

林宗毅

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所謂的「三復情節」，是大陸學者杜貴晨於一九九七年左右提出來的，「三復」一詞借自《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一句，認為中國古代小說多有從形式上看來經過三次重複才能完成的情節，本文則改從戲曲名著《西廂記》作嘗試性探討，舉出十例，以證「三復情節」也是《西廂記》寫作上的一種慣用筆法，除此，並藉此提出筆者異於杜先生「三復情節」定義說法之處，它不必然只是「經過三次重複才能完成的情節。」因運用時，或只是一種「凸顯」，或在情節、或在性格、或在氣氛，不必然一定要完成某種情節。

關鍵詞：西廂記 王實甫 三復 三復情節 金聖歎

一、前言

所謂的「三復情節」，是大陸學者杜貴晨於一九九七年左右提出來的，「三復」一詞借自《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一句，認為中國古代小說多有從形式上看來經過三次重複才能完成的情節，大者如《三國演義》的「劉玄德三顧草廬」、《水滸傳》的「宋公明三打祝家莊」、《西遊記》的「孫行者三調芭蕉扇」，小者則如《儒林外史》中周學道三閱范進試卷或范進三笑而瘋的描述，也算是「三復情節」之運用。但其有一限義是「這種情節的特點是：同一施動人向同一對象作三次重複的動作，取得預期效果；每一重複都是情節的層進，從而整個過程表現為起——中——結的形態。」本文實際論證時，這一「但書」並不嚴格遵守，畢竟文體不同，理論體系尚未建立之際，應容許百家爭鳴。至於論文釋例篇幅分配，就單一文本，尤其是元雜劇，要立章節錯綜比較，並求釋例章節篇幅均勻，有時不如言簡意賅；或有話則長，無話則短。

而「三復」為何會成為寫作上的一種慣例，杜先生在其〈古代數字「三」的觀念與小說的「三復情節」〉和〈中國古代小說「三復情節」的流變及其美學意義〉兩篇文章¹搜證極多，竊以為底下一條引文最具代表性：

《禮記·曲禮上》：「卜筮不過三。」孔穎達疏：「卜筮不過三者，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

從「禮以三為成」引申而來的人情世故——「事不過三」或「無三不成禮」，小說既多為人情世故之反映，當然也會有此約定俗成之情節描述與安排。²而「三復情節」在戲曲中雖不如小說盛行，卻也不乏見，如據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³所錄，從劇名可判定為「三復情節」者，觸目可拈，如《三難蘇學士》、《三遷記》、《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等等。且度脫劇運用「三復情節」情況最多，如《王祖師三度馬丹陽》、《呂洞賓三醉岳陽樓》、《月明三度臨歧柳》、《韓湘子三度韓退之》、《韓湘子三赴牡丹亭》等等，縱使如《風雨像生貨郎旦》般劇名未見「三」者，亦可見其第二折【沽美酒】前賓白中之科範提示有「(三喚科)、第三折【么篇】後賓白中之科範提示亦可找到「(三喚)」，兼於第二折情節中，李彥和落水乃是遭妓女張玉娥及魏邦彥合謀算計所致，作者分別以「(外旦推李科)」、「(外旦又推李)」、「(淨推李下河)」三復而成，且三復之中又稍作變化，第一次李彥和險些兒「吊下河裡」，第二次是被家中「妳母」張三姑

¹ 兩篇論文，收入杜貴晨《傳統文化與古典小說》一書，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1版1刷。

² 杜先生曾就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粗略檢索，列表交代共有古代小說67部運用97次「三復情節」，見〈中國古代小說「三復情節」的流變及其美學意義〉。

³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1版1刷。

「將他衣領揪」救回，第三次則被張玉娥奸夫魏邦彥推下洛河之中⁴。而像第三折般「(三喚)」以證是人是鬼的情節，戲曲中尤其多見，經典名劇《牡丹亭》第四十八齣〈遇母〉，即有「三呼三應」之介。另，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中有一已佚作品《三聘記》的著錄及按語頗值注意：

遠山堂《曲品》著錄。其他戲曲書簿未見著錄。《曲品》云：「作者胡靈臺，吾不知何如人。觀其所為傳奇，掇拾帖括，俗氣填於膚髓。是迂腐老鄉塾，而強自命為顧曲周郎者。以伊尹三聘入曲，豈得有佳境。」按：本事見《史記·殷本紀》，湯使人聘之，五返然後肯往。元人鄭光祖有《放太甲伊尹扶湯》，題材同。佚。⁵

又，明傳奇《精忠記》第十二齣〈班師〉寫岳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也是概括寫出宣詔使者三次上場，三次即已顯催促逼人之態，不需十二次逐一排之場上。⁶將「五返」縮減成「三聘」，十二金牌簡約為三催，誰曰不是以「事不過三」為考量呢？

至於跨齣運用者，最著名撼人心弦的，莫過於《牡丹亭》中杜麗娘各於第十齣〈驚夢〉、第十四齣〈寫真〉、第五十五齣〈圓駕〉的三次臨鏡，展現了對生命美麗的驚覺、挽戀以及重生再現的自信！

再者，明邵璨《香囊記》傳奇中，第三齣〈講學〉，腳色插科打諢，照例「諢不過三」，即由末腳於劇中指出。更重要的一條資料，《香囊記》第三十六齣〈強婚〉提到「三復《寡鵠公》，淒涼斷人腸」，戲曲中亦有「三復」一詞，足見亦可以之研究戲曲⁷。

至於本文所用以論述的《西廂記》定本為何？《西廂記》版本約三百多種⁸，本人採用里仁書局二〇〇〇年九月三十日初版三刷的王季思校注本，理由是它通行且極易翻檢，也因此後文舉例時，可毋庸詳指引文之出處頁數；再者，校注者王季思先生亦是《西廂記》研究的專家，以一甲子左右的時光數次校注《西廂記》，在定本的校勘上，頗受本人信任。⁹

⁴ 見《元人雜劇選》，顧學頡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8月，1版1刷。

⁵ 同注3，中冊，頁1062-1063。

⁶ 情節參見《六十種曲評注》第四冊，黃竹三、馮俊傑主編，陳紹華評注，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1版1刷，頁70~73。元雜劇〈隨何賺風魔蒯通雜劇〉第一折〔油葫蘆〕也有類似情節敘述「……因此上我張良操一紙書，你個蕭丞相曾三薦舉（按：指韓信），……。」參見《元曲選校注》第一冊，王學奇主編，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1版1刷，頁346。

⁷ 例子分見《六十種曲評注》第二冊，黃竹三、馮俊傑主編，張仁立、張仁明評注，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1版1刷，頁423、764。

⁸ 參見《西廂記新論》中所收寒聲〈西廂記古今版本目錄輯要〉統計，「至1990年夏，583年中《西廂記》各種版本共312種。」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年8月，1版1刷。

⁹ 該書之整理過程，可參看該書所附〈後記〉之交代。不過，排版過程，仍有手民誤植現象，但極易發現，不影響引用。

要聲明的是，本論文「三復情節」之討論限以「文本」為主，因為演員常以個人之體會，設計身段次數，而這是原劇本所未載明的。如〈寄子〉之伍子暈厥身段表演，以顯示要與父親死別之悲慟的深淺安排，上海崑劇團兩次，江蘇省崑劇院三次（每次身段也不同）；〈迎像哭像〉上海崑劇團蔡正仁折未依依不捨之回眸，某兩次演出，卻各作一次或三次。當然，兩齣折子戲，皆以三次為勝。

二、「三復情節」釋例

例一

首先，要談的是《西廂記》第一本第二折的張生「借廂」情節，老夫人「治家嚴肅，有冰霜之操」即透過「三復情節」之運用，得到加強、證實。

據可見視聽資料、文獻記載，舞台上一演到張生借廂這一折，只有張生攔住紅娘自報家門一場，完全不見【快活三】、【朝天子】等曲文演出，縱使是皮黃之板腔系統，也不會有類似關目，或有人會以為演出時間照例要濃縮在兩三小時之內，有些細節不得不刪除。但此處絕非細節而是關樞，兩曲不略唱，也絕差不了幾分鐘。而且，演出全本，也並非無增添曲文之例，今之浙江小百花越劇團《西廂記》，就不惜多次添曲加文於張生身上，目的就是「有意」凸顯張生。總之，【快活三】、【朝天子】等曲文¹⁰是被「有意」忽略了。

為何說是「有意」？竊以為演員或說是主排，絕不會去演或排連自己也不甚理解的情節，因為自來連以案頭角度欣賞這一段文字都已不易掌握作者突來的這一筆，更何況舞台上瞬間曲文即過。縱使清代最流行的金聖歎批本，大略評了幾行：

右第十二節。張生靈心慧眼，早窺阿紅從那人邊來，便欲深問之，而無奈身為生客，未好與人閨閣。因而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忽作醜語抵突長老，使長老發極，然後輕輕轉出下文云然則何為不使兒郎，而使梅香，便問得不覺不知。此所謂明攻棧道，暗渡陳倉之法也。僮父又不知，以為張生忽

¹⁰ 曲文作「(末唱)

【快活三】崔家女艷妝，莫不是演撒你個老潔郎？(潔云)俺出家人那有此事？(末唱)既不沙，卻怎曉趁著你頭上放毫光，打扮的特來晃。(潔云)先生是何言語！早是那娘子不聽得哩！若知呵，是甚意思！(紅上佛殿科)(末唱)

【朝天子】過得主廊，引入洞房，好事從天降。我與你看著門兒，你進去。(潔怒云)先生，此非先王之法言，豈不得罪於聖人之門乎？老僧偌大年紀，焉肯作此等之態？(末唱)好模好樣太莽撞，沒則羅便罷，煩惱怎麼那唐三藏，怪不得小生疑你，偌大一個宅堂，可怎生別沒個兒郎，使得梅香來說勾當。(潔云)老夫人治家嚴肅，內外並無一個男子出入。(末背云)這禿廝巧說。你在我行、口強，硬抵著頭皮撞。」

作風話。¹¹

今人卻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都「以為張生忽作風話」，其實，金氏已提示重點——張生是「計上心來」，以醜語「崔家女艷妝，莫不是演撒你個老潔郎？」牴突法本，都是因為「身為生客，未好與人閨閣。」陌生人，又是男子，向法本打探鶯鶯消息，出家人，又是與崔家淵源甚深之長老，如何肯說？張生所用之計，其實就是今人所謂之「激將法」，而出家人稱之為「潔郎」，怕的當然是不潔、被誣為六根不淨。君不見今日社會新聞，出家人一旦被信徒指控性騷擾，恐怕都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因此，張生以此單門輪番進逼法本，連修養極佳的法本也忍不住「怒云」，指斥張生言語極為不當，也表明自己絕不作此等之態。然而，作者為何安排法本發怒之慢或一定要舞台提示法本已經發怒？在此之前早有伏筆（金聖歎批云：右第四節。乃不可少。）張生初見法本，即讚道：

【迎仙客】我則見他頭似雪，鬢如霜，面如童，少年得內養；貌堂堂，聲朗朗，頭直上只少個圓光。卻便似捏塑來的僧伽像。

「少年得內養」至今，果然張生要激怒他，還得花一番口舌工夫。也因此，證明了張生這番「風話」是頗具心機，否則【迎仙客】與【快活三】、【朝天子】二曲不倫，豈非張生得了人格分裂症？當然不是！張生是極聰明，咄咄逼人，終於逼出「老夫人治家嚴肅，內外並無一個男子出入。」之重要情報，也因此，這一番「風話」到此也就告一段落，只是張生單從一人口中得知，仍半信半疑，故云「這禿廝巧說。你在我行、口強，硬抵著頭皮撞。」緊接著張生攔住紅娘，自我介紹籍貫、生辰八字，企圖也就非常明顯，是爲了印證法本之言，而果真印證，紅娘亦透露「俺夫人治家嚴肅，有冰霜之操。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輒入中堂。」前呼後應，焉知明攻易曉，暗渡難明，生生被刪，實在可惜！

也就是說，張生經由崔家「外」最有關係之法本口中，以及崔家「內」最親近鶯鶯身邊的紅娘話裏，得到一樣的情報，當然「聽說罷心懷悒快，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說：『夫人節操凜冰霜，不招呼，誰敢輒入中堂？』……」紅娘訓了他一大段話，他在意的只有與法本重疊的幾句。也擺明了——崔老夫人的管教方式果真如此，經由崔家「內」、「外」及「當事人」張生一而再、再而三強調，縱使崔老夫人至此仍深藏不露，也易給人「三人成虎」之感！而王實甫顯然非常精於中國人所謂的「事不過三」，強調崔老夫人之嚴厲家風，本折三次重複之論調，實已足矣！

依此一角度來看，張生之牴突法本一段，實不該刪也！而張生用不同計策得到相同情報，支開紅娘，（內容不堪入耳，恐真的激怒紅娘，吃不完兜著走——連法本都得爲張生慶幸。）先激法本；後向紅娘自報生辰八字，停語在「並不會娶妻」，大有要假借紅娘之口告訴鶯鶯儘可去配八字。這種「兩面」手法，張生還能是紅娘口中的「傻角」嗎？

¹¹ 《金聖歎批本西廂記》，張國光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1版1刷，頁55。

張生處世的聰明，往往被觀眾或讀者所忽略，金聖歎早已瞧破，可說是慧眼先具。話又說回來，誰是省略掉激怒法本一段的始作俑者呢？如果以舞台一般循《南西廂記》改編系統演出，李日華本人恐難逃干係。據其改寫的《南西廂記》第六齣〈禪關假館〉，即已不見激怒法本一節，但改編者李日華卻由法本一上場即道明「那夫人處世有方，治家嚴肅。是是非非，人莫敢犯。」也補足了「三復」的次數，可見這種修改仍不脫「三復」慣例使然。¹²

例二

第二本第一折的〈寺警〉，強調崔鶯鶯美如西施、楊貴妃，也是套用上例之模式——崔家之「外」的孫飛虎，崔家之「內」的崔老夫人，以及「當事人」崔鶯鶯，重複同樣的話三次來肯定崔鶯鶯「眉黛青顰，蓮臉生春，有傾國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顏。」這也就是孫飛虎只是耳聞鶯鶯美貌，即欲劫為壓寨夫人。耳聞之所來，早在前一本第四折暗示了崔府超渡亡靈之法會，「沒顛沒倒」的芸芸眾生，無論「老的小的，村的俏的」，皆被稔色可意的崔鶯鶯所「迷留沒亂」，理所當然會一傳十，十傳百，傳到孫飛虎耳中，遂不假思索，即動用五千人馬圍寺索人，作者於本折又「三復」其美，鶯鶯之美實已不容置疑！而且，這「三復」中，隱隱點出歷史中之美女西施引起吳亡越興、楊貴妃引起安史之亂，崔鶯鶯也與寺警有關，豈不是以「美色和戰爭」三次聯結來讚歎其美？

例三

張生有其聰明之處，論及崔鶯鶯，也是不遑多讓。〈寺警〉一折後半的「五便三計」，雖然今天舞台不是變為兩計（《南西廂記》已作兩計編排）就是縮減為一計，甚至提出者反為法本或崔老夫人，皆非作者本意，因為崔鶯鶯的「三計」乃是利用母親愛面子重於性命的心理，一步步引其入甕。（第四本第二折紅娘也是利用崔老夫人此一心理反敗為勝。）故首先一計為「將我與賊漢為妻」，被崔老夫人以「俺家無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捨得你獻與賊漢，卻不辱沒了俺家譜！」否決；繼而「白練套頭兒尋個自盡」，動了為人母的慈愛之心，不忍其死，順理成章而別有一計：「不揀何人，建立功勳，殺退賊軍，掃蕩妖氛；倒陪家門，情願與英雄結婚姻，成秦晉。」迫使崔母在別無他計可選的情況之下，勉強認為「此計較可」。

命在逡巡之際，全寺提計策者只有崔鶯鶯，而且敢於自獻、自裁以換來母親的採納第三計，三計的「三復」效果，不僅表現了崔鶯鶯的大智，也表現了她的大勇，而這一折的「三復情節」連用兩番，其實已表彰了崔鶯鶯的「外」、「內」皆美，張生為其「便不往京師去應舉也罷」，實在也是值得的！

例四

第二本第四折老夫人的〈賴婚〉把盞敬酒一節，也可視為「三復」之運用。試看以下舞台動作、表情提示及其賓白：

- 1.（夫人云）紅娘看熱酒，小姐與哥哥把盞者！

¹²《南西廂記》相對應情節可參看臺灣開明書店《繡刻南西廂記定本》第六齣〈禪關假館〉，1970年4月台1版。

2. (旦把酒科)
3. (夫人央科)
4. (末云)小生量窄。
5. (旦云)紅娘接了臺盞者！
6. (夫人云)再把一盞者！
7. (紅遞盞了)

中國人非常講究儀式之意義，今天崔老夫人要賴婚，使崔張二人以兄妹相稱，當然要以一種「儀式」來完成，這一折的把盞敬酒即是意圖以家長的威權逼迫後生晚輩完成兄妹相認的典禮儀式，而作者深諳「禮以三爲成」，筆下人物當然也深諳此道，然而以上七個步驟如何視爲「三復」情節的運用？

第一輪敬酒，酒杯從紅娘遞至崔鶯鶯手中，但停了下來，崔鶯鶯心中抗拒，猶豫半天（從夫人「央」科可知）。故算失敗。

第二輪老夫人再度命令（「央」在此不宜作「央求」解，而是有逼迫之意。）崔鶯鶯將手中酒杯往張生處送，但被張生以酒量不好婉拒，也給了鶯鶯臺階下，故酒杯反而推回給紅娘。

無三不成禮，故崔老夫人又催逼第三輪的敬酒，但作者於此卻故作狡獪，提示紅娘是個奴婢，只有奉命遞盞，但儀式是成立或失敗，卻未明白敘寫，不過從〔月上海棠〕首二句「一杯悶酒尊前過，低首無言自摧挫。」看，顯然崔母是白費心機了，而其應也是深諳「事不過三」，所以並未再有任何逼催動作言語。雖然表面上情勢是崔張不能成合，但經此「三復」之效，反倒可以慶幸崔張二人並非結爲兄妹，反有契機可待！¹³

例五

第四本第一折，即相對於《南西廂記》〈佳期〉一齣的情節，用「三倚定」，狀張生盼佳人之殷切，本折寫張生，從「立閒階」寫起，卻仍忍不住如熱鍋上螞蟻，走來盪去，作者讓其「則索呆答孩倚定門兒待」、「我則索倚定門兒手托腮」、「倚定窗櫺兒待」，以「三倚定」反襯其「意懸懸業眼，急攘攘情懷，身心一片，無處安排。」¹⁴ 這類安排，也曾出現在《琵琶記》卷上十一，末三曲合唱部分爲「若是姻緣前次已注定，今日裡，共歡慶。」不僅牛太師之意以爲必成，院子、媒婆皆然，反襯後來蔡伯喈辭婚之出人意外，此種手法，小說戲曲皆常運用¹⁵。

¹³ 至於金聖歎爲合乎己所謂「只一把盞，看他一反一覆，寫成如此兩節，……。」已將賓白更改爲明顯敬酒兩輪而已。

¹⁴ 金聖歎認爲本折尚有〔油葫蘆〕的「倚在枕」，但細繹曲文「情思昏昏眼倦開，單枕側，夢魂飛入楚陽臺。早知道無明無夜因他害，想當初『不如不遇傾城色。』……」（里仁書局王季思校注本）直指張生今夜之前的相思病症，不一定真的跑去枕頭上眠，更何況作者偏偏不用「倚定」二字，足以證明有意造成「三復」效果。

¹⁵ 曲文見《琵琶記》，錢南揚校注，李殿魁補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1月15日初版，頁91。

例六

前面提到第四本第二折，原是崔老夫人拷紅，卻被紅娘利用老夫人愛面子的心理反撥局勢，果真如此？抑或筆者或觀眾自己的推測，試看紅娘言其害：

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來辱沒相國家譜；二來張生日後名重天下，施恩於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嚴之罪。官司若推其詳，亦知老夫人背義而忘恩，豈得為賢哉？

分析以上這段話，相國家譜在獻計時早已發生效用，此處當然有用；另，「治家嚴肅」一向是眾人對崔老夫人敬畏之稱道與印象，一旦崩解，崔老夫人何以自容？而「背義忘恩」、「不賢」，當然崔老夫人更無力承擔，不然她不會「不當留請張生於書院」，只為想出悔約後之替代方案。而且，本折崔老夫人，共對三個人「三復」其最在乎的價值觀，其一對紅娘云：

這小賤人也道得是。我不合養了這個不肖之女。待經官呵，玷辱家門。罷罷！俺家無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按：與否定崔鶯鶯「五便三計」中首計理由一樣。）與了這廝吧。

其二喚來女兒鶯鶯，又云：

鶯鶯，我怎生抬舉你來，今日做這等的勾當；則是我的孽障，待怨誰的是！我待經官來，辱沒了你父親，這等事不是俺相國人家的勾當。

其三則對張生說：

好秀才呵！豈不聞「非先生之德行不敢行」。我待送你去官司裏去來，恐辱沒了俺家譜。我如今將鶯鶯與你為妻，則是俺三輩子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應去。我與你養著媳婦，得官呵，來見我；駁落呵，休來見我。

上朝取應「駁落」就不要來見崔老夫人，說穿了，還是「相國家譜」在作祟！

例七

在第四本第三折，崔鶯鶯長亭送別時又再次運用例五之筆法，〔脫布衫〕唱之前「旦長吁科」，繼而〔上小樓〕曲之前「紅遞酒，且把盞長吁科云」，〔朝天子〕曲末句「一遞一聲長吁氣」，「三復」長吁，強調的就是「想人生最苦離別」。

例八

第一本第一折崔張二人一見鍾情，看似俗套，卻以「鶯鶯引紅娘撚花枝上云」及張生唱「只將花笑撚」，令人聯想到「拈花微笑」與「心心相印」一組成語，檢視該折全文，果真兩人一句話也沒對答，就已「心心相印」。且作者更運用「三復情節」的筆法強調二人之「以心印心」。第二次乃藉第一本第三折之月下聯吟訴衷情，其實仍是隔牆吟詩酬和，未直接對談，亦能達到「惺惺的自古惜惺惺」的境界。第三次則是崔老夫人悔婚後，張生於第二本第五折借一陣順風，將琴聲吹入崔鶯鶯「玉琢成、粉捏就、知音的耳朵裏去者。」作者藉崔鶯鶯之聽琴過程，進行「三復」最後步驟。〔聖藥王〕曲云：

他那裏思不窮，我這裏意已通，嬌鶯雛鳳失雌雄；他曲未終，我意轉濃，爭奈伯勞飛燕各西東；盡在不言中。

末句「盡在不言中」之「不言」，恰恰就是「心心相印」的最佳印證。

例九

此例要探討的是，在有限的篇幅中，花園與男女情愛發生關聯，意即男女主角在花園內外左右的情節描寫，恰恰好就有三次。乍看之下，這也許只是佳人才子故事中，幽期密約後花園，春雷響動中狀元的必有情節公式安排。

但正因為「三復情節」的運用，才顯出愛情甜果的得來不易。門掩重關的普救寺，令崔鶯鶯閒愁萬種，但張生的熱情卻讓這一座梵王宮成了武陵源，「鐵石人也意惹情牽」。花園這一塊綠地，成了女主角燒香祝禱婚姻、長嘆動情之地。第一次男主角逡巡徘徊在太湖石畔牆角兒邊，藉吟詩讓心聲先越過了牆，可惜被行監坐守的紅娘打散。賴婚之後，張生在書房中操琴，鶯鶯月下花園中聽琴，也只能隔著一層紅紙疏櫺，「盡在不言中」。直至第三次，張生好不容易翻過有形的牆，卻撞著崔鶯鶯心中築起的心牆，做為幽期密約的花園，卻已「晴乾了尤雲帶雨心」。然而，再也沒有第四次的花園相會，鶯鶯終於「仰圖厚德難從禮」，將身上的蘭麝香散往張生的幽齋。

例十

古今甚多文人認為《西廂記》第五本與前四本非同出一手，此一問題，筆者已在博士論文「西廂學四題論衡」中〈附論：力辯《西廂記》第五本之完整性〉¹⁶一節有清楚論辯，筆者主張《西廂記》一定要有第五本的存在，才顯得情節完整，而今更可以「三復情節」的手法來印證崔老夫人性格的深沉，如果前四本「三復情節」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則橫跨第二本第四折、第四本第二折及第五本第三、四折的三次賴婚手段，就可能是「三復」效果的考量。第一次賴婚，崔老夫人鐵了心，要求崔鶯鶯與張生兄妹相稱，明許婚也明賴婚；第二次，逼張生赴京趕考，雖將鶯鶯與張生為妻，但婚禮須待得官回來才舉行，一旦駁落，依然可以不舉行婚約，是明許暗賴；第三次假借鄭恒捎來之謠言，以及先夫之遺願，來遂其暗藏之「據我的心則是與孩兒（按：指鄭恒）是」，不是她「最聽是非」，而是真的自小溺愛鄭恒。更可怕的是，她假鄭恒之口賴婚，鄭恒不自知，反沾沾自喜「中了我的計策了」，旁人如法本高僧亦懵然不覺，可說是虛推實賴，末了真相大白，鄭恒成了眾矢之的的替死鬼，觸樹身死，崔老夫人倒全身而退，主持婚事去了。如果沒有第三次的補足，崔老夫人城府之高深莫測可能失色不少；也正因此，有情人終成眷屬的鼓舞力量方能更顯莫之能禦！

三、結語

除以上所舉，尚有清金聖歎在卷三之四〈後候〉批語中所提及的「三漸」、「三得」、「三縱」等，關乎戲劇結構，亦可算是「三復情節」的運用¹⁷。金氏意見及

¹⁶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87年6月，頁215-226。

¹⁷ 同注11，頁194-197。

其影響，學界行家自然深瞭，兼不敢掠美，且今之學者皆知，討論已詳，故不再於本文一一贅敘、填增例證。此乃筆者之個性，捨人牙慧，不如殫精竭慮去尋掘創見。另，眾所周知，基本上王實甫《西廂記》關目實改編自《董西廂》，但以上十例，僅例九、例十雷同，合乎「三復」次數。仔細比對，例十老夫人之「三賴」，在《董西廂》中，應試反是張生主動提起；鄭恒造謠，直詣老夫人，乃老夫人被鄭恒利用，而非老夫人利用鄭恒，其城府不如王實甫筆下老夫人之深。經此相比，更能凸顯出王實甫《西廂記》除例九外，其餘「三復情節」皆獨出機杼。

閱讀、研究、教授《西廂記》多年，甚早已留心到北曲《西廂記》運用「三復情節」的手法極頻仍，只是尚未慧眼覷及、靈手捉住「三復」一詞以稱之，今即借此舉例釋之，論其運用之妙，並提出筆者所論異於杜先生之處——「三復情節」之定義不必然只是「經過三次重複才能完成的情節。」由以上十例可知運用時，或只是一種「凸顯」，或在情節、或在性格、或在氣氛，不必然一定要完成某種情節。甚至「三復」之描寫更常是富變化或呼應的關係，這應是筆者異於杜先生最大之處。

次者，經由元雜劇經典《西廂記》的示範剖析，筆者與杜貴晨先生另一異點在於：本人並不遵其「同一施動人向同一對象作三次重複的動作」此一限制，或有人謂此乃小說與戲曲之不同乎？筆者不敢遽斷，須待將來全面論析戲曲作品方知，這是筆者的自我期許及其努力方向，但非本文論題涵括或該處理的問題。

當然，若整部皆以「三復情節」不斷重複運用，反而易陷於單調凝滯，明清傳奇鉅作如《長生殿》之金釵鈿盒、《桃花扇》之扇等定情物出現的頻率都不止三次¹⁸，《西廂記》本身也有如金聖歎批《西廂記》所謂的「二近」、「兩不得」¹⁹，筆者也發現張生被比「風流隋何，浪子陸賈」有五次²⁰，故戲曲情節之安排有多於「三」者，也有少於「三」者，小說亦然，但這其實並不會削減「三復情節」的功效，反更能印證寫作有法而無法的魅力，更何況《西廂記》確實還是以「三復」為一貫筆法、為其強烈特色。

「三復」運用之探討，在戲曲研究方面藜莽未開，筆者所論，某些細節，縱使不免予人穿鑿附會之感，此或可以李漁所謂「拘即密之已甚者也」（《閒情偶寄·填詞餘論》語）聊以自恕，但更重要的，私心乃期能拋「一」磚而引「眾」玉，蔚為風氣，而體系之建立，規模之宏偉，來日必可擴及元明清雜劇、傳奇等，甚至當今作品。

¹⁸ 《長生殿·例言》中作者自云整部戲「專寫釵合情緣」，金釵鈿盒共計出現九次，分別是第二齣〈定情〉、第十九齣〈絮閣〉、第二十五齣〈埋玉〉、第三十齣〈情悔〉、第四十齣〈仙憶〉、第四十七齣〈補恨〉、第四十八齣〈寄情〉、第四十九齣〈得信〉、第五十齣〈重圓〉。《桃花扇》作為定情物或信的扇子，共計出現八齣，分別布局於第六齣〈眠香〉、第七齣〈卻籤〉、第二十二齣〈守樓〉、第二十三齣〈寄扇〉、第二十七齣〈逢舟〉、第二十八齣〈題畫〉、第三十九齣〈棲真〉、第四十齣〈入道〉。

¹⁹ 同注 17。

²⁰ 張生自比三次，被紅娘揶揄二次。分見里仁版《西廂記》頁 115、116、126、127、129。

參考書目

- 明·李日華，《繡刻南西廂記定本》，臺北：開明書店，1970年4月台1版。
-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1版1刷。
- 清·金聖歎，《金聖歎批本西廂記》，張國光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1版1刷。
- 寒聲，《西廂記新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年8月，1版1刷。
- 王學奇主編，《元曲選校注》，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1版1刷。
- 清·洪昇，《長生殿》，徐朔方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5月30日初版。
- 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蘇寰中、楊德平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10月15日初版。
- 元·高明，《琵琶記》，錢南揚校注，李殿魁補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1月15日初版。
- 林宗毅，《西廂學四題論衡》，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1998年6月。
- 顧學頤主編，《元人雜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8月，1版1刷。
- 明·湯顯祖，《牡丹亭》，徐朔方、楊笑梅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10月31日初版三刷。
- 元·王實甫，《西廂記》，王季思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9月30日初版三刷。
- 杜貴晨，《傳統文化與古典小說》，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1版1刷。
- 黃竹三、馮俊傑主編，張仁立、張仁明評注，《六十種曲評注》第二冊，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1版1刷。
- 黃竹三、馮俊傑主編，張仁立、張仁明評注，《六十種曲評注》第四冊，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1版1刷。

Illustrate a principle of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Repeat the plot three times’ with examples

Lin Tsung-Y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In 1997, the China author, Tu, Kuei-Chen took this phrase, ‘repeat the plot three times’. He believed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novel has to go through ‘repeat the plot three times’ before the end of the novels.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number ‘three’ and the novel’s ‘repeat the plot three times’ styl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esthetics of the novel”, the author wrote a lot about ‘repeat the plot three times’ style. This is why ‘repeat the plot three times’ became a written style in Chinese.

From this phrase ‘repeat the plot three times’ one can see novels many human interest——“The thing is but three” or “Three does not become the gift”. In the novel one can many human interests and one will also see a lot of ‘repeat three times’ style. By reading the novel one will know about what the book is talking abou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vel.

I used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to read, research and teach for many years. This book also uses a lot of ‘repeat three times’ but I did not illustrate a principle with examples that the book contained a lot of ‘repeat the plot three times’ style until recently.

Key words :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Wang, Shin-Fu repeat three times repeat
the plot three times Jin, Sheng-Tan